



中

诸葛青龙 著

惊魂鼓

十一、玉面虬难敌群丐

云刚忽然顿足捶胸道：“沈睿可把我害苦了。”

大家急问其故。

云刚道：“这是我本门中的事，却说不得，请众位谅解。我该走了，诸位，在下就此告辞。”

“到哪儿去？”肖羽问道。

“去找‘灵鼓堂’那一班人。”云刚沉声道。

“李兄把你请来，正要商议如何去对付‘玉面虬’。云兄也受过他的羞辱，又为何要去寻‘灵鼓堂’的人？”

“肖公子也知道，‘东蝎毒’害了我李中、尤四两位师兄。时下，恩公你也无事了，我也该去了。我虽受了‘玉面虬’的羞辱，但与两位师兄之死相比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我要速速寻了‘东蝎毒’，为师兄报仇。”

“云兄一人，如何斗得过‘灵鼓堂’众人？”肖羽急急地道。

“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。我若斗不过他们，便去寻师兄阴魂，也不能苟且偷安，活在这世上！”云刚言语慷慨，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的气概。

“不愧是‘景阳派’的人，果然忠勇！”李真童拊掌赞道。

李真童请云刚坐了，又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沈睿是万万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为李中、尤四复仇的。你若一旦有了不测，他二人之仇谁能去报？虽说贵派的宗旨是‘以勇兴帮，以义立命’，可在项楚掌门行世的时候，却也言‘立命须先自强。若自身不强，为敌所破，因何立命？又焉能以大义行世哉’？依在下愚见，项楚掌门之言确有道理。你若贸然而去，真的不幸殒身，勇是勇了，义却行不得了。到那时，虽有忠魂荡荡，也只为黄泉路上之事也！”

云刚听得愣愣的，半晌，方不住点头道：“李兄之言甚是。”

云刚既已答应不走，众人遂置酒重开宴。

李真童唤出冠玉道：“你且到附近走动一番，探得‘玉面虬’的行踪，看他是不是与‘黄髯怪’在一起，即刻回来禀报，却不要与他们动手。”

肖羽道：“‘小诸葛’沈睿曾说过，‘玉面虬’时下该在荣昌。”

李真童看了云刚一眼，道：“此人之话颇不可信。冠玉，你按自己感觉行事便了。”

云刚虽也恨沈睿做事不留余地，但毕竟是同门所出，闻听此言，也不免讪讪的。

李真童见此，忙把话题岔开。

众人饮酒闲谈，只等冠玉的消息。

那“玉面虬”景天青，瞒天过海，竟堂而皇之地做了杜府的乘龙快婿。

拜堂已毕，新人入了洞房。

众乡邻依序列坐，推杯换盏，酒酣耳热，笑语不断。

只等“红喜”。

原来，其时婚俗，来宾饮宴要坐在洞房的前厅上。待新娘破身，把血溅在白丝帕上，谓之见了“红喜”。

来宾因此夸赞一番新娘的贞洁，方可散去。

杜夫人知道女儿已经失身，便把宴饮设在前堂，却把新房安排在后园杏楼。

又暗暗命人杀了一只鸡，再把鸡血滴在一块白丝帕上，这“红喜”便做成了。

报喜之事，本该是“玉面虬”景天青去做。

杜夫人寻思：这事瞒起来尚恐不及，如何能让他去，该换上一个才对。

因兰香伺候过自己，现在又是杏月小姐的丫鬟，杜夫人便将兰香唤来，把那溅了鸡血的白丝帕交给她，再叮嘱了一番，让她去报“红喜”。

这兰香已与“玉面虬”沆瀣一气了，只恨不能立即就把小姐踢开，与“玉面虬”共入锦帐，这时却让她去报“红喜”，自是一百个不愿意。

当着杜夫人的面，却不敢发作，恭恭敬敬地把那“红喜”接了。

用托盘把那滴了鸡血的丝帕盛了，端着奔前堂来。一路走着，一路愤愤不已。

到了前堂，板着面孔，把那溅血的丝帕扯起来，叫了一声：“报红喜。”那情形，倒似午时已到，喝唤行刑的监斩官！

宾客之中有好事的，见兰香郁郁不欢的样子，调弄道：“府中嫁小姐，姑娘为何这般愁苦？莫非是新姑爷不愿收用你？”

另有人附和道：“想是要随嫁，小姐不耐烦吧。”

这话正戳到痛处，直气得兰香脸色苍白，牙咬得紧紧的。她知道闹出事来，杜夫人定然不饶，也不敢当众发作。

羞恨难当，向那两人啐了一口，恨恨地转出来，碎步跑回后宅。

到了杏楼，再也忍不住，嚤嚤啼哭了起来。

那“玉面虬”景天青，入了洞房，满心欢喜。

急把杏月的盖头掀了，即要求欢。

杏月轻轻把他推开，道：“妾把这钗头、翠翘去了，岂不甚好？”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自然欣喜，独自先钻进绣帐。急不可待。如见了酒的猴子。

杏月寻了首饰匣，打开看时，内中只叠着一张纸，并无它物。

展开了，却是一幅春画。细细地看了。忽觉心儿狂跳，似隐隐已听到了声音！

这才晓得，母亲为何让她行事之前，先要去了头饰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见杏月多时不来，有些等不及，猛地跳下地来，把杏月拦腰抱起，横在床上。

却待行事，忽听外间传来嚤嚤哭声！

似有人轻轻地说：“这般晚了，还闹个没完，人家都困死了！”

正如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那夜偷偷来此行奸之时的说话声！把个“玉面虬”吓得魂飞天外，冷汗奔流。

急翻起身，坐在床头，以手抚胸。半晌，方定下神来。

细细聆听，外间果然有人说话，还伴着断断续续的嘤嘤哭声！

莫非真的有鬼？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不禁心悸，抖抖地把衣服披了。

蹑足来到门前，壮了壮胆，猛地把门推开。

却是兰香，正在嘤嘤哭泣。那巧梅正坐在一旁低语劝解。她二人猛地见了“玉面虬”景天青，陡地立起了身。

那巧梅吓得“扑通”跪下身去，抖个不停。

兰香也止了哭泣。却用一双泪眼，恨恨地看着“玉面虬”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见是她二人，怒气横生，吼道：“这般时候，你们嚎丧什么？给我滚了出去！”

巧梅早吓得跌跌撞撞，深一脚浅一脚地下楼去了。

兰香想不到“玉面虬”景天青竟会对她如此，愣了愣，猛一回身，嚎啕着奔下楼去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把她们赶走，再回身进屋，紧紧地把房门闭了。

又定了定神，跳到床上。

却忽觉外间又似有人说话！还是声音细细微微，似梦如幻。

再跳下地来，缓缓把门开了。

外间竟没有人！

如此，“玉面虬”景天青一会儿跳上床，一会儿又下地开门张望，反复者三四，终不能行事。

杏月被他折腾得心烦意乱，却也羞于开口来问。只能默默地捱着。

巧梅见兰香嚎啕着奔下来，急忙把她的嘴掩了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，你却这样高声，若让夫人知道了，如何肯饶了你！”

兰香把她拨到一旁，怒道：“我怕什么！夫人瞒着老爷，招了这不明来路的东西……”

巧梅听她说得不象话，急忙再把她的口掩了，扯到一旁，不住地劝。

兰香虽在气头上骂了几句，也恐这话传到夫人耳中，便也不再高声，只是嚤嚤啜泣。

不料，隔墙有耳，兰香的一席话竟被路过这里的王嬷嬷听到了。

前两日，因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救杏月之事，王嬷嬷受了她二人的奚落，正愁没机会报复。

有了这把柄，何不就此让她二人服帖了？

王嬷嬷想到这里，径到杜夫人处，添油加醋地把适才之事说了一遍。

杜夫人哪受得了这个，怒道：“兰香那小贱婢，我早看她不是好东西。那日责罚莲花之事，就是因她而起，却让她逃过了。今日若再不教训教训她，恐怕日后更没了王法了。快

去把她给我传来!”

“那巧梅在旁，似是解劝，却也尽道夫人的不是，要不要也一道传来?”王嬷嬷又道。

“一起传来!”

王嬷嬷答应一声，得意地欣欣然便向外走。

“回来!”王嬷嬷已经出了房门，却听见杜夫人在房里大叫，忙转回来。

这两个丫头是杏月最满意的。我若一下子全叫了来，倒叫我那女儿受了委屈。不如且等到了晚上，唤了我儿来，再责罚她们也不迟。

杜夫人想到这里，道：“你去，让杏月吾儿晚上过来也就是了。”

王嬷嬷悻悻地，慢慢去了。

杏月看了春画之后，也略知了男女间事。似杜府这样的大户人家，自是灌输了男女授受不亲之教。成婚之日，多以此法来引导姑娘晓事。

见“玉面虬”景天青床上床下地瞎折腾，自是怨怨的。

至天晚，杏月起身便向外走，满腹委屈地径到杜夫人处诉苦了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正觉晦气，也不拦她。

杏月见了杜夫人，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，噗噜噜地往下掉。

杜夫人急道：“吾儿受了什么委屈？快些说与娘。自有娘给你做主。”

这种事，却如何说得出口。

杏月只是嚶嚶有声，一言不发。

杜夫人更是着急，瞥见巧梅、兰香立在一旁，怒道：“这两个贱婢，今天做的好事！”

二人自是心虚，吓得急急跪下，唯恐今日之事被夫人知道了。

“你们且说，小姐受了什么委屈，便可饶了你们。”杜夫人怒道。

兰香自是切齿恨着“玉面虬”景天青，有了机会，如何不调理一番。

于是故作胆怯道：“只是，只是，奴婢不敢说。”

“但说无妨。”杜夫人道。

“只是新姑爷太凶了，对我们凶也就罢了，对小姐却也凶！”兰香道。

这话乃是半真半假。

杜夫人急问杏月：“我儿，他果然对你凶么？若是那样，自有娘整治他。”

杏月抽噎道：“只是……不凶。”

“不凶却如何这般？”杜夫人颇是疑惑。一时之间，她还想不到那一层。

“就是……不凶。女儿好命苦。”杏月两眼迷离，哭而无泪。

杜夫人是过来人，听了杏月之言，又见她痴迷恍惚的模样，忽地醒悟。莫非……

想到了那个事，杜夫人又摇了摇头，暗道：看他相貌堂堂，身形魁梧，不该那样。不过，人不可貌相，诸事不是自

已去做，哪里会知道得那般清楚。

若是那样，却是我把女儿害了。

见杜夫人愣愣的，兰香道：“这人……来路甚是不明。刚招赘了，却又这般……凶，日后还不成了大患！”

“你这贱婢，如何敢对新姑爷如此？”杜夫人怒容满面地斥道。

杜夫人口里虽是这样说，心里却不免暗责自己行事不周。

兰香见杜夫人神色和缓了，胆子更大，道：“不如就除了他！一来是老爷回府之时，事已过去，夫人再遮掩一下，也未必见责。二来小姐也少受了些苦。”

“贱婢真是大胆，找死不成？”

杜夫人声色俱厉，兰香已吓得魂不附体。

半晌，杜夫人缓缓道：“当初悔不听林方之言，方有今日之难。又怎可把这事说与他听。我们又都是些女人，就算武功好的，也是一招半式而已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兰香闻听此言，魂方归了正位，道：“其实，这事也用不得动刀兵。我听人说，有一种巫蛊之术最是灵验。只做了那厮的人形，写上其生辰八字，再捆住手足，钉其心脉，暗暗放其枕中便成了。

“小姐回去，也不要声张，只做平时模样即可。只是，那咒语奴婢却不会。”

“你这贱婢，平常尽学了这些邪术。你是否知道官府如何处置这施邪之人？”杜夫人道。

“奴婢不知。”兰香道。

“主者凌迟刺字，从者弃市！”杜夫人威严的声音道，似

乎她就是那行刑之人。

兰香又魂飞天外了。

见兰香抖个不停，杜夫人又道：“兰香，今日之事，权且给你记下，待日后将功折罪。”

既是新婚之夜，杜夫人也不便将女儿留下。至晚，自遣女儿归去。

杏月虽是不愿回去，却也别无它法。

又捱了一会儿，遂郁郁地由巧梅、兰香二人陪着，回杏楼去了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见杏月转回，自是满心欢喜。

再邀杏月，上床共欢。

可是，只要上了床，“玉面虬”景天青便会听见外间那细微的人声！

床上床下又折腾了几回，终于也心烦意乱了。

索性披衣下床，搬了椅子坐在窗前歇息。

那杏月躺在床上，长嘘短叹自不必说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听着她叹息声不绝，更加烦乱。

只是，坐在这窗前，便再听不到外间的细微说话声，倒也比适才躺在床上要好。

望着外边那黑黑沉沉的、无尽无头的夜出神。痴痴迷迷之间，起身步下杏楼，忽地来到一个去处。

芙蓉十里，绵绵如锦。香风芬馥，郁郁抚面，恍若置身仙境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，不禁手舞足蹈。

身形一起，立于那莲蓬之上。足尖一点，又停身于另一

片荷叶之上。如蜻蜓点水，从这朵荷叶，掠向那一处粉蕊，甚觉欢畅。却又惊忖：自己在这荷花、荷叶之上行走，并未运起轻功，竟然不会沉下水去，也甚是奇了。这样纵来纵去，倒很象那采花的蜜蜂了。

莫非，自己的轻功已是纯出自然，天下无人可比了？

若是如此，正该美人如云，都来追随我“玉面虬”了。

他正这般想着，忽然看见那粉红的荷花花蕊之中，有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在闪动！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禁向那花蕊中细看。

那花蕊，竟忽地变成了那眼睛的睫毛，忽闪忽闪的，若彩蝶轻舞。

“只有眼睛恐怕不行。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不觉嘀咕了一句。

那双眼睛似能听懂人言，眨了一眨，慢慢地闭上了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不禁大急，道：“适才是小子失言。只有一双眼睛，也权且凑合了。”

可是，无论他怎样说，那双眼睛却再也不出现了。

“这般美的景色，却没有美人来陪一陪，真使人扫兴！”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怨怨地嘀咕了一句，身形一起，纵到岸上。

刚刚立稳身形，却忽听身后传来“格”、“格”的轻响。

那声音，就如肥胖的汉子躺到床上，床板不胜其重负而发出的响声！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不免觉着蹊跷。回头看时，不禁又惊又喜。

花蕊如林，却在每一处花蕊之中，都现出一张娇娇的美人脸！

花瓣纷纷，飘飘摆摆，成了美人身上的长裙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招了招手，美人们个个面有欣喜之色。

莲步摇摇，缤纷而来。

熙熙围着他，翩翩起舞。

只见个个扬绰约之丽姿，怀婉婉之柔情。

“玉面虬”有些眼花缭乱。

身后忽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淫君到此，你们还不伺候？”

“玉面虬”却是怎么也回不了头，也就见不到身后发话之人。

美人们飘飘长裙坠地，胴体如藕白，芳腰似莲蓬一掬。

“玉面虬”喜道：“每日一个足矣。”

一个美人款款移到他身前，翩翩舞动起来。

“玉面虬”一把把她抱起，飘身来到一边，急不可耐便要轻狂。

再低头看时，怀里哪是什么美人，却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怪兽！

“玉面虬”急抖手，抛了那怪兽，急急忙忙再返身回来。

美人们再见了“玉面虬”，个个惊得走了，道：“怪物来了！”

“玉面虬”急抬手，却碰着自己伸出唇外的一对大牙。

两手抓紧了，只轻轻一扳，那牙却被掰落了。拿在眼前看时，那牙形如腕口粗的大棒！

自己也忽地落到了另一个去处。

遍地都蠕动着昂头吐信的大蛇，竟嚶嚶有人声！

舌信形如细细抖直的红绸，向他的脸上舔来。

“玉面虬”急忙拂脸，忽觉手掌剧痛。急把手凑到眼前，手上满是鲜血。

大蛇皆嚶嚶道：“你把我等的心都长了，如何还要长了人脸？”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惊得魂飞魄散，只是动不得。

急把头向后仰，却“嘭”地撞在一物上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猛地睁开双眼。原来是做了一场恶梦。

急忙拂了一把脸，手上都是水。原来，此刻窗外已下起霏霏细雨，风拂雨帘，扬扬洒洒，红缎婚袍也被雨水打湿了前胸。

要站起来，手却撑在地上。

坐椅已在梦中被掰碎。

耳畔又传来杏月嚶嚶的哭声，似乎与梦中那大蛇的声音毫无二致！

半晌，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方觉心平。不免叹了一口气，却不敢再睡，搬了一把椅子坐了，直捱到天明。

第二日清早，杜夫人刚刚梳洗了，兰香即来了。

禀道：“新姑爷说杏楼闹鬼，要搬个住处，请夫人应允。”

杜夫人急忙把其他丫鬟喝退了。神色有些异样。两眼盯着兰香，半晌，方慢慢道：“兰香，你想不想将功折罪？可是有一个机会。”

“奴婢愿意，但凭夫人吩咐。”兰香急道。

“好，我要你在一盏茶的时间里，在这里做个人形。再把这个写上。”

杜夫人说着，把一片纸掷在兰香面前。

兰香急忙捡起来看时，却是“玉面虬”景天青的生辰八字。

心中暗喜，偷眼看了看杜夫人，见她的脸板板的，也不敢多说什么。

兰香因在杜夫人处侍奉过，各个地方自是熟悉。寻了剪刀、布片，裁做起来。

她本已有心加害“玉面虬”，又加上有杜夫人的指使，不消一盏茶的功夫，已把人形做好，生辰八字也都歪歪斜斜地写上了。

递于杜夫人，道：“那咒语我却不会。可如何是好？”

“再给你一盏茶的功夫，向王先生去讨，切不要露了人名和用处。若是那样，罪加一等。”杜夫人微微一笑，吩咐道。

兰香听罢，似拾到金元宝一般，兴冲冲地向王先生处奔去。

王先生虽是迂腐，却经不住兰香的调逗、许愿，便按要求行事。

一时，兰香已急急回来，把一纸奉上。

杜夫人打开看时，上写：

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，神兵九亿万骑，收□□□之魂魄，镇闭于西岳之下，勿令散荡。

杜夫人让兰香把“玉面虬”的名字“景义顺”添上，再把那人形缚手钉心，道：“这个东西，放在他身上却难。你回去，告诉他寝房搬到梅楼。趁搬东西之际，你把它放在他枕中也就是了。”

兰香答应着，欣欣然回去了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听说杜夫人已答应搬了住处，满心欢喜。

低头瞥见地上那把碎椅子，暗忖：昨晚之梦甚是蹊跷，趁此时我何不出去一趟，找个人解了？

缓缓出了府门，来到街上。

走走停停，只注意街道两旁的卦摊。

见了那失明的，嫌其晦气；遇到了年老的，又嫌其罗嗦。“玉面虬”景天青已走了半条街，还未选到一个中意的卦摊。

“那位公子，你眉间有喜气，嘴角不浮，似有难言之隐，何不来算一卦？”

“玉面虬”见说话的这个卦主，三十余岁年纪，壮壮实实；一张大长脸却颇为丑陋。

虽不喜欢他的长相，却又听他说得有些眉目，便凑了过去。

那长脸汉道：“公子秀眉高挑，喜气袭人，不是洞房花烛，就是金榜题名！”

又煞有介事地往前凑了凑，细细端详了一下“玉面虬”景天青的脸，先是摇了摇头，接着，嘴里不知又嘀咕了一句什么，再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却对了。公子秀眉挑而有曲，不是金榜题名，原来是洞房花烛之喜。恭喜，恭喜。”

那长脸汉连连向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拱手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不禁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算是赞许。

长脸汉又道：“公子嘴角纹路不轨，想是有难言之苦。该是，这个，其实也不必说。公子眼下正是‘涛涛时运至，不用问前程’，自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不必说，不必说。”说着，连连摇手。

听了这话，“玉面虬”景天青自是高兴。

遂道：“难言之隐虽有，却不用你算。我昨日做了一梦，想要你给解一解。若是解的周全，我会重重赏你。”

“我张三是这一带最有名气的卦主，解梦这区区小事，定误不了。公子梦到什么了？”长脸汉道。

“青蛇吐信，舔脸见血，却是为何？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道。

“这个不难，乃是……”

长脸汉捏着指头，口中叨叨咕咕。半晌，又是不住地摇头、点头。

“此乃有口角，不，是争斗，公子要有争斗。只是……，若是争斗起来，公子千万不要还手，若是还了手，必有大祸临头。”

哪有这个道理，被人打了不还手，等死不成。“玉面虬”景天青心中虽是犯嘀咕，却因他开始说的准确，也有些信了。

又问道：“梦见，这个……浪荡的女人却是为何？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这样的人，也有知羞的时候！

“不轨的女人？是穿了衣服，还是光着身子？”长脸汉问道。

“两样都有。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道。

长脸汉想了想，道：“《周公解梦》上说，梦见了光着身